

爱怨大通

□ 陈新

大通是我桑梓。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但大通于我，情感的滋味却有苦有咸。寂寥地横呈在川北的红丘陵中，被贫瘠而鄙陋严严实实地包裹着的大通，竟然有书院，这在难以想象。

我说的是始建于清雍正二年（公元1724年）的大通龙池书院。其实，我是不喜欢龙池的。虽然我二孃曾嫁到龙池杜家，后来不幸患上风湿关节炎，因无钱医治，在床上一躺20年，直到离世。龙池的穷自此蒂固于我的心中。它应该是大通最穷的地方吧？

然而，龙池院还是有些名气，上世纪初出过一位当代国画大师，赵完璧。他自幼酷爱艺术，16岁进张澜先生主办的南充旧制中学艺术班，1927年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，得潘天寿、诸闻韵、吴昌硕精心指导。回川后曾任国立成都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、四川私立美专教授。1938年创办四川私立岷云艺专任校长至解放。后为四川省政协五届委员会委员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张大千曾赞：“工笔山水，应推蜀中赵完璧。”谓其大幅巨幅墨古拙能扛鼎，山势险峻起伏，挺拔雄伟；小幅手卷册页精工慎密严谨中不失空灵。外师造化，内法心源，艺术风格雄浑古朴。

这种艺术骨血，或许来自桑梓大通的历史滋养。

大通镇僻居南充一隅，虽贫瘠却清秀，曾是交通要道。

相传南宋淳祐年间，为抗击蒙军入侵，兵部侍郎、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在南充遍筑石头城，大通境内也修筑了文武寨、天星寨等，大通人随宋军一致抗元，坚固之守状如铁桶。

然而顽强的抵抗终究挡不住蒙军的步伐，大通最终失守，山头遍插告示之旗“蒙军大通”。蒙古铁骑由此浩荡通过，驰援元军36年未能攻下的合川钓鱼城。大通由此得名，且从此热闹繁盛起来。

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，人物如此，古镇亦是。

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曲曲折折的马蹄古道，大通从此变得清静冷幽起来。直到高速公路、动车铁路从大通穿镇而过，大通才又中兴，重复热闹。

我记忆中的大通平凡又潦倒。

在别人对家乡的时尚吟咏中，大通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是那么说不出口，但我却不会刻意地在别人

洋洋得意地炫耀桑梓之时，努力且尴尬地寻找风雅。

我不否认我已是城里人，可我执着地以自己曾是农民而骄傲。不仅如此，我觉得自己的根一直扎在大通这片落满泪水与汗水、时运不济的贫瘠的红壤里。在别人讴歌家乡雄浑与婉约的词藻中，我虽落寞，却愿意又爱又恨又痛又念地，亲昵地挽着它羸弱地前行。

苔痕铺垫如厚重历史线装书的石板路，像鱼鳞似的青黑瓦盖顶的木屋，玉带似的绕来绕去一尘不染的小河，还有春夏秋冬都会此起彼伏绽放开放的野花……这些如梦如幻般掩映在随丘陵地形而起起伏伏的翠绿之中的景致，也算独特旖旎。

大通不需要漂亮的衣服。我喜欢它这无华朴实的风景。



我喜欢故乡的绿色植物，即使它是一丛芭茅。

在故乡，我时常深情地注视絮飞的芭茅花，它多像从故乡出去求学、打工的乡亲啊，无足轻重地随风浪迹的命运，如我之情感漂流与飘零。

慈祥与贫瘠无关，与爱有关。多少时候，我都想在光鲜的人丛中大喊一声母亲，你这只只会生养红苕苞谷的故乡。

我能嫌弃母亲？当然不能！

春风醺醉，煦阳灿烂，蝉鸣啾啾，鸟雀啾啾……梦境中的我时常在故乡青翠的质朴中穿行。依稀，我听见了不染铅华的植物们在清风中悦耳歌唱的声音。让我联想到隔着时空，从古诗词里走来的袅娜的身姿，和美图流转的情影。

这些丘陵，就像遍地的乳房，

苞谷，这从拉丁美洲远渡重洋而来，在中国扎根的农作物，其实也是白求恩，为了如大通般的乡乡镇镇的温饱，它繁衍生息，姿态温暖、乳汁涓涓……

我爱的，还有故乡的母亲。她就像一株吸风饮露、清清幽幽的苞谷，年轮里刻录着被人称道的美好和辽阔的善良。

母亲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，因爱上我曾为军医的父亲，且随父亲转业回乡，从此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妇，变成了五个孩子的母亲，匀称的身材伴随家庭与幸福的成长而日益干瘪。

一朵生长于城市的娇花移栽至乡村，窈窕的身姿被烟尘浸染，变得晒黑粗犷；锦衣霓裳被布衣粗服取代；食不厌精的生活

又像遍地的馒头。

不要以为起伏丰满的便是可以奶人的乳房，或是可填饱肚子的馒头。其实红丘陵是一望无际拥挤的贫瘠。大通人祖祖辈辈厚重的希望，喝着红苕稀饭和玉米糊糊疯长，未来不过是芭茅花絮般的轻飘。红丘陵的大通一直吟哦着苦涩的坚强。

岁月剥蚀青春容颜之时，水土之异，粗茶淡饭，拖儿带女，扶老携幼，也让母亲落下了幽门梗阻这个胃疾，命悬一线时，被迫做了胃部部分切除手术。

九死一生从鬼门关回来之后，母亲不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。自此，一家七口人，只有父亲一人挣工分。生活的艰难，自此无处不在。那年春节前，回大通祭祖。我

在搜寻儿时老屋藏在杳杳晃晃里的记忆之时，陈年的积尘中，一个突然出现的物件顿时让我泪流满面。

那是一个紫红色、皮质已经破败、拉链已经无法使用的手提袋。这个手提袋让我一下子触碰到了遥远且模糊的成长岁月，触碰到了饮苦茹酸的疤痕，以及温情和忧伤。

这个手提袋是母亲在贫苦岁月里去赶场时总是拎在手上的物件，它曾经装过贫穷家境里可怜的零食及十分无奈的母亲。

每当母亲慈爱且愧疚地从场上气喘吁吁地返回，皱纹堆砌、笑颜如花地出现在屋后的小路上时，她的儿女们便馋涎欲滴地望着她的手提袋来。

一个锅盔分成九瓣——小家七个人再加公公、婆婆一人一瓣。我在搜寻儿时老屋藏在杳杳晃晃里的记忆之时，陈年的积尘中，一个突然出现的物件顿时让我泪流满面。那是一个紫红色、皮质已经破败、拉链已经无法使用的手提袋。这个手提袋让我一下子触碰到了遥远且模糊的成长岁月，触碰到了饮苦茹酸的疤痕，以及温情和忧伤。这个手提袋是母亲在贫苦岁月里去赶场时总是拎在手上的物件，它曾经装过贫穷家境里可怜的零食及十分无奈的母亲。

每当母亲慈爱且愧疚地从场上气喘吁吁地返回，皱纹堆砌、笑颜如花地出现在屋后的小路上时，她的儿女们便馋涎欲滴地望着她的手提袋来。

一个锅盔分成九瓣——小家七个人再加公公、婆婆一人一瓣。我

不过只能分得如手指宽那么一绺；又或者母亲所买的炒花生，一人只能分得一粒，甚至是半粒；所买的香蕉糖一人只能分得一颗……我却依然幸福满盈。

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。终于，她身体差得再不能赶场了，就连在屋后小路上走走也得拄一根棍子才勉强能行。

我时常觉得，母亲像一株红苕，根扎在贫瘠的苦海，身形羸弱，意志疲惫，汗如雨下却绽放出丰润的慈祥，直到生命被这方异乡的土地埋葬……

是的，大通，就是如此令我又爱又痛。

冬天的淡阳里，我再次回到我

的大通。乡音依旧，草木依旧，泥土依旧……但往事如烟，天伦不在，我已如路人。

不过在生我养我的大通，在我从未去过、印象中最穷的大通龙池，我尝到了最美味的柑子，而且这些柑子的品种有好几种，有皮薄纯甜的爱媛，有性格鲜明的血橙，还有貌拙质美的丑柑……这是相关企业在对龙池院村的部分土地流转之后结出的硕果。

而在龙池院村，还有一家名叫伊甸园的乡村咖啡吧。

伊甸园的名字是否恰当暂不讨论，但这个名字代表着大通人思想意识的大通。而且，大通的果蔬销售渠道，也主要是新潮的网络渠道。离开故园经年，又回大通，有惊喜，有哀伤，有回忆，有思念，有憧憬，有迷惘……

大通。大道至简，通仁天下。

两个小时之内，穿越大通，匆匆去去埋葬我童年少年，埋葬我父母、祖父母的这方水土，如鸿雁掠过，我怅然于心，百感交集。

摇摇晃晃的车中，我写下了一首描述心境的小诗：

我在人丛中孤独打望
复杂的心情起伏颠簸
远去贫穷成长
和生我养我的父母
流泪流汗酸甜悲欢
被时间长眠于这方水土
爱恨交织

疼痛的执念和泪而流
我是否应该在心中跪拜
曾经努力展翅离开的岁月
犬牙交错的故乡
擦肩而过
抛弃不能的是记忆的茫然
或许，这也是种回不去的乡愁。

满生气的网，荡来荡去，罩在村子的上空。柴火烧旺，炊烟升起，烟火让村庄在皑皑白雪中抬起头，重新热气腾腾起来。甜得流油的地瓜、金黄的玉米饼子和大白菜、萝卜条被端上了炕桌，这是冬日养人的农家饭。

雪霁天晴，明亮的阳光在田野上奔流。雪消融成润物无声的雨水，为丰收埋下伏笔。贴近地面，你会听到葱绿的麦苗根部强健的奔跑声，但人们忘了表达对雪的感激。

雪，是固态的雨，与雾、雹、露、霜等，同属雨族成员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雪，凝雨说物者。从雨，彗声。”意思是说：雪，乃凝结雨水，带给天下万物喜悦的美丽冰晶。

带给天下万物喜悦，我喜爱这种对雪的赞美。冬若失雪，犹如花无蝶、山无泉、石无苔、水无藻、人无癖，未免单调无趣，少了活泼的兴味。

从雪的字源可辨出，先人造字充满智慧。甲骨文的雪，字形是“羽”的中间和两边有四滴水环绕，这水滴应是雨点的象征。羽和水的组合，代表雨变成的飘落而下的纷纷扬扬的羽状物。金文的雪，是上雨和下彗的组合，表示雪是可以清扫的凝固的冰

生命永远是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。当那些苦甜成为过去，就凝成了深沉的情感。《爱怨大通》把对故乡和母亲的情感融二为一，只留下抛不掉的记忆、回不去的乡愁。周洁茹的《香菇脆鳝》一如既往地简洁，读来唇齿留香，蕴藉无尽，成长是奇妙的过程。《我开始思念雪花》细腻清透，让人沉浸在小时候下雪天的氛围里，温暖、憧憬。

——编者按

食话



香菇脆鳝

□ 周洁茹

家乡有一道名菜，脆鳝，也就是油爆鳝鱼，重油赤酱，搭酒的小菜，也可以是汤面上的浇头。还有一道响油鳝丝，宴席上总会有，我其实讨厌，粘粘糊糊，好像鳝鱼还是生的。

鳝鱼我是从来不愿意吃的，还有甲鱼和蛇，总觉得是不应该吃的东西。我母亲就用香菇来泡，肥厚花菇，泡水，再挤去水份，沿着边剪成长条，调好味滚了淀粉，入锅炸。

我母亲做的香菇脆鳝，我可以吃一大盘。

我小时候最讨厌香菇，闻到香菇的味道都恶心。有一天，突然就吃起香菇来了。所以啊，人生真的好神奇。我也曾经讨厌茶，也有一天，突然就喝起茶来了。

我的儿子小时候不会吃瓜子，又很向往瓜子的味道，中国城买的一桶酱油西瓜子，抓起一把放入口中嚼，成为我们家经常提起的笑料。有一天，我发现他竟然会嗍瓜子了，一颗，一颗，比我都要快，我又没有教过他。

我女儿还不会吃瓜子，总是问我哥哥为什么会吃？我说不知道啊，将来有一天你也会的。

哪一天呢？女儿执着地问。

有一天，我答。

就是长大的那一天吧，我想。

儿女们长大的那一天，也就是父母衰老的那一天吧。但是人生就是这样，即使是越来越老，我都觉得是越来越奇妙。

我开始思念雪花

□ 胡容尔

划着征服一个又一个高度。雪花不，它的眼里只有低处的事物，与低眉俯瞰众生的佛菩萨相似。就算被风吹，飘落而下。它酝酿已久，就等着这样庄重的氛围衬托。缠绕着它的风有时大，有时小。风大的时候，雪被吹得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。风小的时候，它就清楚地看到自己开放的六角花朵，撑着一顶降落伞。

人只有等一朵雪花落下，才看得清它的面貌，标致，蓬松，像白梨花。小时候，我喜欢站在雪地里，仰面等待雪花滑落唇间，品尝它的滋味。舌尖有点凉，有点麻，萦绕淡淡的清香。那种清香，与人间所有的草木花香都不同。怎么会相同呢？地上的草木都沾了尘世气息，而它没有。它是天外之花，那么新颖，那么清冽，不染凡尘。

雪花开呀开，北风吹呀吹。挤在一起的雪花，队伍壮大，花片肥大，更像飞落的仙鹤和天鹅，或者是一群从天空迁徙而来的绵羊，毛茸茸的。它有着自己认定的方向，与水类似，从上而下。这种不思攀登的行动方式，与人多么不同。人的一生，总在算计着怎样从低处往高处走，总在谋

唯一的舞者，穿着古老的舞鞋，载歌载舞，衣袂飘飘。

江河湖泊结冰了，手脚冻得紧缩在一起，伸不开，但它们体内的血管潜伏在冰层下面，并没有停止流淌。那些涌动的暗流，明显感到冰层肌肤在惊喜地颤动，一层温暖的厚厚的白雪，覆盖了它们的身体；高处与低处的草木，长青的枯败的，挺拔的匍匐的，在雪中变换着琼枝的姿态。雪有些重，压得枝条下垂，甚至断裂。但这是甜蜜的负担，它们更喜欢被雪滋养的感觉。它们借此在白色的信笺上画下自己的形状，写上一一些深情的话语。

飞鸟呢，大部分藏到安全的巢里去了，从缝隙间露出个小脑袋，赏雪。偶尔低头啄一下羽毛，再啄一下。只有喜鹊依然欢愉雀跃，我常在大雪时看到两只或三只喜鹊穿着黑白相间的衣服，喳喳叫着，掠过我十七楼高的窗口。它们经过时，快如一道闪电，我只来得及看清它们白净的肚腹，像雪那么白。我不知道，喜鹊为什么要费力地穿越风雪，觅食，还是只为展示一种力量？生命的力量。

我外婆是这样形容大雪的：雪直堆直堆地下。没有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之类的比喻，很朴素，却很形象。想一想，雪大了自然就成了堆了，成堆的径直落下的雪，当然就是大雪。

记忆中的大雪，似乎都是在晚上蹑手蹑脚潜来的，选个月黑风高夜。但我能敏锐捕捉到它们行走时细小微弱

的声响，沙沙，簌簌。过一阵子，树枝、房顶和院落就都白了头，发出强烈的银白的光，反射入屋，使熄灭灯火的屋内亮如白昼。我和小弟，通常会坐在热炕头上，借着白雪赐予的比月光更亮堂的光线，玩手影游戏。白墙成了幕布，我们的十指弯曲和直立、合拢和拆分，变化出狗、兔、鹰、象、狼、羊等多种动物影像。我们为我们丰富的创造力，兴奋不已。

一夜大雪过后，乡村被深深地埋藏，静寂而深沉。打破这种静寂和深沉、唤醒一座村庄的，先是鸡叫，接着是狗吠。醒来的狗，在雪地上团团转，拓下五瓣梅花蹄印。它饿了。可主人的家门已被积雪封堵，狗用爪子东一下西一下胡乱地刨着，连滚带爬地蹭过去，索性直起身子将冰凉柔软的蹄子搭上门板，上上下下地抓挠着。然后人的声音响起，好像一张充

晶。篆文继承了金文字形，笔画摇曳，具有雪花飘逸的美感。

我想，雪来自一个奇妙的世界。那个世界，我们虽无法涉足，但可以凭借想象，假设它就是高高在上的天界，远远高出我们头顶的上天。雪是上天派来送鸡毛信毛信羊毛信的信使，上天那些高尚的神们，他们通过这种形式来表明善意和悲悯，来接济冬日贫瘠灰暗的人间，指派雪代替雨行使职权，恩赐大地——纯洁，润泽，收获，安详。

下雪时，喜欢煮杯热茶捧在手心。茶是经年发酵过的熟普洱，汤色深红，味道醇厚，有岁月沉积的芳香。我的心中，也会悄然盛开清悠悠的雪花，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它们让我在世俗的热情里，保持着必要的洁净、清醒和冷静。



(本版图片均选自网络)